

古龙三大武侠精品之一

風雨雙龍劍

(台灣)

古
龍



内容提要

艳丽、多情的武林名门之后秀侠，从小失父丧母、沦落在名震天下的女盗红蝎子手中……贪财如命、好色纵欲的淫妇红蝎子竟一反常态，将自己绝代独传的偷功窃技如数传授给了秀侠……后来，秀侠又被一位疾恶如仇的老尼姑收为门徒……在两位根本不把天下男人放在眼里的女人教导下，秀侠的武功修炼境界日新月异……在空寂的尼姑庵中，秀侠的玉乳像一对花苞一样，一天比一天鼓胀，她的那颗少女怀春的芳心也在孤灯独眠时，不停地跳动……老尼无奈将她放入江湖……

秀侠初入江湖，就痴心迷恋上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张云杰，没等她将少女的禁果奉献给心上人，她的师傅女盗红蝎子竟横刀夺爱，“先下手为强”，抢先霸占了张云杰

的处男之身……

一个是徐娘半老、“媚功”超群的师傅，
一个是花季妙龄、春风未渡的小徒……师
与徒为了心上人展开了一场血肉横飞的火
拼……

本书是台湾著名武侠大师古龙先生的
代表作之一。本社从台湾版权代理人处，重
金购得版权，原版原貌，一字未删。

目 录

第一回	逞锋芒宝剑折钢刀 聆凶吉强徒生恶念	 (1)
第二回	心摧肝碎锦村举哀 力尽声嘶侠女遭难	 (35)
第三回	走荒山艳贼援难女 观明月温语感痴心	 (65)
第四回	枫叶村雪天死大盗 四子峪半夜遁飞驹	 (91)
第五回	忍饥耐苦千里寻亲 仗义扶危双钩拒盗	 (116)
第六回	萧寥古庙老尼收徒 荏苒华年女郎成技	 (142)
第七回	战名侠初次试白龙 寻宿仇单身渡黄水	 (168)
第八回	斗强梁深庄抒孤愤 触情网茅店暂双栖	 (193)
第九回	窥深庄女郎展奇技 对宝剑侠少倾情心	 (218)

- 第十回 逢劫骑皓手掳单身 (257)
宿盗窟银灯消永夜
- 第十一回 辣手毒心波涛覆艳 (289)
横财暴富日夜惊愁
- 第十二回 赚豪雄假装投旅店 (320)
寻仇恨诚意结新交
- 第十三回 小室斟情突来怪客 (363)
双雌斗剑互争情郎
- 第十四回 证恩仇堕马伤芳心 (388)
分敌友挥鞭击宝剑
- 第十五回 车走飞尘难逃残命 (422)
龙阻骤雨愧见红娥
- 第十六回 娇娆女盗濒死忤情 (436)
永久仇家临危援手
- 第十七回 千回衷曲订此良缘 (456)
百炼精网沉于浊水

“你这时候来，决找不着店房啦，你是斯文人，我才留你在这儿住，这儿很清静，过二更我也回家，伙计们另有房子，就是这位高掌柜，高掌柜是我的表亲，他今天才从道口镇来，他作粮行的买卖，会说书，晚上你就听他给你解闷儿吧？”又问：

“大爷贵姓？”张去杰脱口说：

“姓张。”

说出来，自己心里却后悔，暗想：

我为什么偏要姓张呢？我是我父亲抱养，本来我不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我要叫他父亲呢？当初为什么认一个与陈家有仇的人作父亲呢？他心里懊丧极了，又向店家说：

“先给我来饭，多来酒！”店掌柜答应着，先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又出屋去吩咐伙计给热酒备饭。

张云杰仍然紧皱眉，离开了几凳到那张床上去躺，躺在床上就闭着眼凝思，就觉着秀侠那青衣素影，宝剑寒光，在他的眼前不住飘荡似的，他就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少时听伙计在他耳旁说：

“饭好了。”

张云杰睁眼向桌上去看，就见那里摆着一盘菜，一碟咸肉，几个馒头，另外有一份酒壶酒盅，他就懒懒的，过去又坐在凳儿上，拿起酒壶来，满满斟了一盅，一口饮下去，然后他又就着壶嘴，“咕嘟咕嘟”的喝。

心想：

白龙剑，陈家的侠女，我与你无缘了。

张云杰在这柜房里闷闷的饮酒，店掌柜跟他那表亲在一边谈闲话，过一些时，忽听外面又有人嚷嚷着说：

“店家！店家！还有屋子没有？我们一共六个人呢！”

这店掌柜连店房都懒得出，就隔窗向外喊道：

“没有屋子啦！上别家去住吧！”他把外面的客人支走了之后，自己又叨唠着，说：

“这时候才找店？就让他们找去吧！连间马棚也准保他找不着！这城里连关厢三十多家店房，现在准保住的满满的，多少往北去的客人车马，还都有保镖的，从三天前就在这儿住下啦，都不敢再往北去，都怕叫红蝎子给螫一下！”

张云杰一听店家提到了红蝎子，他就立时放下了酒壶，回过头来问说：

“掌柜的，怎么？红蝎子是在这一带闹的很凶吗？”

店掌柜说：

“怎么不凶？这多年来，河南也没出来过什么大盗，黑山神于九活着的时候，他老婆红蝎子在方城山，闹得虽也可以；可还没有现在这么凶，现在她有五六十名喽罗，两个女徒弟，她那两个女徒弟都不过十七八岁，宝剑袖箭全行，一个大蝎子带着两个小蝎子，谁还敢惹？”

旁边那会说书的高掌柜就说：

“红蝎子也算是个异人，她就像梨花、刘金定，带着两员女将，帐下有五百亲兵。”

店掌柜笑着说：

“那么你就快当薛丁山杨宗保去吧？”

他的表亲却摇头笑着说：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领，我要遇见梨山老母教我几手武艺，再把胡子剃了，我可就敢去。”

张云杰又喝了些酒，心中却又发生一种奇想，暗想：

那姑娘一定是我的仇家之女，虽然她对我不点情意，但姻缘是无分了，我不能独居一生，我必要寻个会武艺貌美的女子为妻，红蝎子的那两个女徒之中，或者就给我预备着一个了。

因此他又一时的兴奋，便问店家说：

“不知红蝎子现在盘据在什么地方？我倒想去看看她跟她那两个女徒弟。”

店掌柜冷笑着说：

“得啦！我的大爷，你别说笑话儿！我劝你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先别往北走！”

张云杰听店家劝他不要往北走去，他就不禁微笑，旁边那高掌柜，却把眼光投到张云杰的脸上，他说：

“这位大爷要遇见红蝎子，顶多了行李被劫，命是不会丧的，自古嫦娥爱少年，书上说的那些女将哪个不是去抢个漂亮小伙子，强逼着成亲呢？”

张云杰越发笑了，那店掌柜却连连摆手，说：

“大爷您可别听他的，他是成了书迷啦！红蝎子可不像古来的那些女将，听说她不爱漂亮小伙，倒爱傻大黑粗，早先那黑山神于九就长得比我还难看，可是红蝎子至今还穿

着孝，她没改嫁别人。

大爷您千万别上他的当，我们开店的不愿客人一离开这儿就遭事，您还是别走吧！等两天，客人聚得多了，再一同走，再过太行山。”

张去杰听了这话，他就知道那红蝎子盗群现在是盘踞在太行山，笑了笑，并不再言语。

吃过了饭，他就觉得在这里待着没有意思，而且天色还不到二更。

他到床边打开了包裹，换上一件漂亮的长衫，带上些银两，走出了店门，这门外就是大街，商铺十分繁盛，站在街上一看，到处都是灯光，真如同上元灯市一般。

张云杰信步走着。

他因自己没有兵刃，想找个铺子买一口宝剑，可是找了半天，也没见有摆着兵器的铺子，他眼看将走到北门，忽听得一阵丝竹之声，吹进了他的耳鼓，他站住身细细的听，只听那丝竹声音，杂着咚咚的鼓响，并有女人的柔细的声音歌唱。

扭头一看，原来是街西有一家茶楼，楼上灯光辉煌，那弦声、鼓声、女人歌唱声，就是从那楼上发散下来的。

张云杰走过去，就见那里的横匾写着是“太平茶社”。

门前挂着两面木牌，上面红纸金字，写着是“本社特请开封府群班，小玲宝、梁美容、张玉子，各位姑娘登台献演，拿手

坠子戏，莲花落。”

张云杰这时本已有点醉意，愁闷未消，口又渴，他随就进了茶社，顺梯子上楼，见眼前现出一座绮丽的歌场。

旁边有个茶房嚷道：

“一位！”又过来说：

“大爷在这儿坐台好不好？正对着台，待一会儿小玲宝就出来。”

张云杰却摇着头，两眼直向台上去看，他见台上有帘子，大概帘子后就有什么小玲宝。

他正在发着怔，忽见东边靠着窗的一个座位，站起两个人来，仿佛找什么熟人似的，向他这边很注意的看了一眼。

这二人却是强壮的少年，其中一人身材极高，左脸上有一块刀疤，张云杰就非常注意此人，他见这两人又都落了座，又见旁边还有一个空位子，他随就走过去。

那边一共是三个人，都扭着头向他望了望。

张云杰落了座，脸正对着那边的桌，相离不过两三步，茶房给他泡上茶，张云杰喝了一盅。

就听那台上的歌女正唱在精彩之处，一些听曲者也都正在出神，有的还暗暗叫好。

张去杰座旁的那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却十分的不耐烦，他说：

“这娘儿们还尽自麻烦什么？快点叫小玲宝出来吧！老子花一吊钱来听的就是她。”

旁边他那朋友，一个瘦面的少年说：

“我倒愿意三爷来时再叫小玲宝出台，三爷很赏识小玲宝。”

那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又向同桌另一个少年问说：

“三爷今天准能来吗？”

那少年是穿得很讲究，精神很轩昂，他点头说：

“一定来，昨天就同着泰来镖店的几个镖头来过这儿一趟了，何况今天他又晓得咱们在这里等着他。”

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就不住扭头，向楼梯那边去望，只要有人上楼来，他就非常注意，好似他有什么要紧的事，等着那位“三爷”前来办理似的。

张云杰这才知道，他们都是镖行的人，心中却不禁很轻视，暗道：

红蝎子在附近闹得这么凶，客商都不敢往北走，你们这些饭桶镖头大概连买卖也都不敢做了，所以才跑到这儿来听说书。

此时台上那个歌女唱完了，下了场，掀帘进后台了，一群听曲者就都眼巴巴的等着第二场的歌女出来，台上沉寂了一会儿，那弹弦子的人喝了一口茶，重新把丝弦调了调。

这时红帘一启，娉娉袅袅的又走出来一个歌女，长得虽仅中姿，可是眉目间颇有些醉人之处，穿着一身葱心绿，到鼓架前拿起了檀板，轻轻敲了两下鼓，未曾开口先向台下嫣然一笑。

那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就像发了疯，他直着眼咧着嘴，大声笑道：

“我的乖乖，咱老爷从开封到这里来，想不到还能看见你呀！”

那台上的就是小玲宝，她慢起珠喉，清楚有味的念了几句“西江月”，然后就唱：

“自古冤家不到头到头泪交流。

有的是恩爱夫妻难长久；

有的是薄命鸳鸯霎时休；

俏郎君难逢多情女。

美佳人总遇不见好风流……”

脸上有刀疤的人就发狂的嚷说：

“咱老爷可就遇见你啦……”

张云杰非常生气，觉着这脸上有刀疤的人简直是成心捣乱，他要过去把这家伙一拳打倒，揪着他的腿扔下楼去。

但这时忽然那三人齐都站起身来，张云杰也扭头去看，就见由楼梯上来一人，此人年有三十来岁，相貌不俗，穿着非常阔绰，尤其可异之处，就是此人身佩着一口宝剑，令人一看，就晓得是个会武艺的人。

张云杰就很注意，见此人来到近前，向那三个人抱拳，说：

“对不起！对不起！叫你们三位久等！”

那瘦脸的人就向那脸上有刀疤的引见，说：

“这就是开封府来的铁太岁姚镖头。”

这铁太岁见了来人，他却恭恭敬敬，深深一揖，说：

“袁三爷，兄弟久仰你的大名，就是没处拜访你去。

现在听陶二哥说，才知你已来到此地，我早想见你老哥的面。

还有我那件事，陶二哥也跟你老哥说过了，没别的，只求你老哥多帮忙，把我的镖找回来，要不，兄弟这碗镖行饭就不能吃啦！”

那带宝剑的人却摆手说：

“不要着急，我这次被本城十八家镖店请来就为的是办这件事，红蝎子这回我也要把她拿住，何况是她的徒弟劫了你的镖！”

旁边张云杰一听，不由越发注意，就见那四个人都落了座，他们一面听唱书，一面闲谈着话，就听他们呼那带宝剑的人为“袁三爷”，那个衣服阔绰的少年是姓万，他呼这袁三爷为“师哥”，袁三爷将宝剑解下放在桌上，旁边人给他倒茶，他的脸却对着台上那媚态柔喉的小玲宝。

这时那铁太岁似乎规矩了一点，他又自言自语的说：

“她娘的红蝎子那个女徒弟，长得真比小玲宝还迷人，简直是个小红蝎子，拿她的袖箭螫了咱一下，咱就把镖车扔下啦！咱保镖八年啦，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那姓袁的却一句话也不说，只管笑微微的看着台上的小玲宝，根本他没把铁太岁丢镖，红蝎子师徒横行的事放在心上。

台上咚咚的打着鼓，他也轻轻的敲着剑鞘。

这半天张云杰只注意听这四个人谈话，却没有留神台上的小玲宝已将书唱完慢款款地，轻移莲步，走向帘里去了。

那铁太岁还说了声：

“我的乖乖，回去好好歇着，别累着！”姓陶的却瞪了他一眼。

那袁三爷，喝了一盅茶，点手叫茶房过来，茶房恭恭敬敬的说：

“袁三爷，你有什么吩咐吧？”

姓袁的却说：

“叫小玲宝出来陪他们哥儿几个喝会茶。”

茶房却作难的，弯着腰悄声说：

“今天福通柜上的冯五爷在这儿！小玲宝要来陪你，不陪冯五爷，冯五爷一定不愿意。”

那孩子年纪小，及是初次到彰德府来，求三爷多包涵一点儿，明天叫她到你店房里，再……”这茶房的话还没说完，那铁太岁就吧的把掌向桌下一击，回手又一拳，正打在茶房的鼻子上，他骂道：

“不识抬举！小玲宝在开封连老爷都陪过，今天袁三爷喜欢她，要她来陪陪，你倒先拦头……”茶房掩着鼻子跑到一边，顺着手指缝儿往下汪然流血。

那袁三爷和姓万的姓陶的却把铁太岁拦住，都说：

“不要急！不要急！”铁太岁却暴躁如雷的说：

“他是瞧不起咱，瞧咱弟兄不像人物字号，弄出个什么冯五爷来压咱！冯五爷是什么人？袁三爷，兄弟今天替你挣个面子，你看咱进后台把小玲宝给你拉出来！”

此时满场一阵大乱，铁太岁就跳上了歌台，他像一只饿虎似的刚要进帘子里去抓小玲宝，却不料身后有一人也跑到了台上，一手揪住他的衣裳。

铁太岁刚一回头来看，身后的人也已向他的鼻上擂了一拳。

铁太岁哎哟一声，张着两手就去抓那人。

那人却拳脚灵活，抄住铁太岁的胳膊向后一掀。

铁太岁的腰就弯了下去。

那人又用脚向铁太岁的屁股上一踹，只听“咕咚！哗啦！”铁太岁就由台上跌下，跌到台前一张茶桌，壶碗纷飞，连桌椅也倒了，台上的玻璃灯架也都摔下来。

帘里的一群歌女也都惊慌的奔出，想要往楼下跑，一时娇啼惊叫，红紫纷纷，如被暴雨淋落了的桃花，如被弹弓惊飞起来的莺燕。

将铁太岁由台上摔下来的这人正是张云杰，张云杰掖着衣裳，挽着袖头，握着拳头忿忿的向台下说：

“你是什么东西？花几个钱来这里听书，就敢殴打茶房，欺凌弱女，搅乱别人！……”

那铁太岁费了半天力才爬起来，他怒冲冲的抄起一把椅子向台上的张云杰就砸，张云杰却一手将椅子接住，再伸那只手用力一夺，夺在他的手中。椅子一到手，他就高

高举起来，反向铁太岁砸去。

此时忽有那姓袁的人赶到，他手疾眼快，立时将砸下来的椅子接住，他昂然向台上说：

“朋友！讲点交情！你把他打下台来也就够了，还真要把他打死吗？”

张云杰却冷笑着，问道：

“姓袁的，你是干什么的？这个人要不仗着你的势力他也不敢在此胡闹，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要听听！”

那姓袁的却微笑着，说：

“朋友，我要说出姓名来，算是欺负你，你小小年纪，我看你也是初走江湖，不必这样气盛，不必自己找亏吃。

人家这里是作生意，也不容咱们两人在此斗气，你把我的朋友打了，算是你的拳头硬，有本事。

可是，你及早走开，别在我袁一帆的面前称好汉，走！我容让你这一次，从此我认识你这个朋友了，以后咱们走到江湖上再见面。”

张云杰一听这姓袁的原来就是豫楚之间著名的侠客袁一帆，他就不胜惊诧，把对方打量了一番。

他就抱拳说：

“久仰！久仰！原来袁一帆却是这么一个贪花好色，滥交匪徒，倚武凌人的侠客？好侠客，我领教你了，可是你要想今天让我走，那是休想，除非你的拳头敌得过我的拳头？”

张云杰傲然的说出了这话，台下的人便都大惊，那挨

了打的铁太岁已往桌旁去抄袁一帆的宝剑，却被那姓陶的姓万的给拦住了。

一些听书的人多半纷纷下楼跑了，歌女们都躲躲藏藏，依旧惊啼，茶房都央求着，劝着，但却不敢上前。

袁一帆先从容的说：

“别把姑娘们吓着，桌子拨开两张，对不起！今天我要借你们的这地方，会一会这位晚出世的英雄！”

袁一帆说出来这话，就像他发出一声号令，那个姓万的和姓陶的就赶紧过来，搬开了三张桌子几把椅子，当中腾出一块空地方来。

那铁太岁还在一旁嚷嚷着，说：

“三爷，给你宝剑，你把这小子砍死了，有我去抵命！”

袁一帆却摆手，从容的说：

“不要宝剑，我跟这位朋友无仇无恨，他现在手中又没有家伙，我何必要动铁器？”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挽着袖子，掖衣裳，并不着忙。

此时张云杰就跃下台来，先发制人，抡拳向袁一帆就打，袁一帆闪开身，回拳相迎，这三张桌子的地方非常狭窄，可是二人脚起拳落，打得非常紧张，并且身躯闪转腾挪，全都极为敏快，谁的拳头也近不得谁的身，往返六七合，袁一帆就扣住了张云杰的右腕。

张云杰的左手也纂紧了袁一帆的右手，二人相持着，用脚相踢，用膝相顶，角起力来，但谁也不能将谁扳倒。